

御選唐宋文醇

一
函
八
冊

御選唐宋文醇
一函八冊
PBC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五十四

南豐曾鞏文一

雜著 書 序

書魏鄭公傳

與孫司封書

謝杜相公書

寄歐陽舍人書

福州上執政書

新序目錄序

列女傳目錄序

禮閣新儀目錄序

洛陽則舍人書

衛林琳公書

典凝匠性書

書凝聯公海

韓普書

南豐曾公文

明道宋文類卷之五十四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五十四

南豐曾鞏文一

書魏鄭公傳

予觀太宗嘗屈已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已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始終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

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掩己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爲當。掩是以諫諍爲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羣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于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于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

迫存之於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爲賢君而伊尹
周公爲良相者以其書可見也○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
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桀
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
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
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爲尊親賢者諱與
此戾矣○夫春秋之所以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
橐者非歟○曰焚橐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爲之也○近世取區
區之小亮者爲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橐爲掩

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橐之是非而必
其過常在于君美常在于己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
去其橐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惑後世庸
詎知非謀己之奸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
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
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
噫以誠信待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
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鞏文以此篇爲第一所爲既沒其言立者歟按易曰含章

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子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
作忠書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
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
顯哉周公孔子成王之言胥不若是而謂鞏之說可比於
古之立言者何歟曰周公之言則孔子文言明之矣曰陰
雖有美舍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
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陰不得自有美自有美斯惡矣雖
有公旦之勳勞而使天下不知其出於王則亦惡矣雖百
官總已以聽於周公而凡文告之辭必曰周公曰王若曰

若今傳宣詔旨者然可知明保冲子而終未嘗有一言曰
事之專成者公之美皆王之美也至於納誨則不然曰子
且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公未嘗有所諱而讓也蓋
无成之義在事立績成之時而納誨之辭在出謀發慮之
始安得引易之語爲議哉若孔子之言爲人臣言也夫言
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與父言依於慈與子言依於
孝子與子相語而言父之不慈固爲悖德父與父相語而
唯言子之不孝則亦里巷小人之爲矣孔子人臣爲人臣
言安得不云爾乎若輩之言所以開後世人君之惑也況

乎察言者如觀山焉移步換形遠近高低便不同在善領
會者夫善則稱君善已成也過則稱已過已成也善之已
成而身任之是悖易无成含章之義也過之已成而身任
之是爲尊者諱也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之類
是也若夫諫諍之事則善固未成而過亦未著其納諫而
成善歟其善之大小未可知而先彰其納諫之美若決江
河則尊吾君以舜也縱使過已成而改而之善歟過旣改
則過之大小不必問而唯見其改過之美改過不吝是尊
吾君以湯也然則輦之虛正孔子所謂善則稱君之大者

矣而奚有二焉惟諫不納而過已彰乃號於人曰吾嘗言之矣則爲失人臣之義耳而豈鞏文之旨哉若君陳之書則先儒辨之久矣葛眞曰成王殆失言欲其臣善則稱君人臣之細行也君既有是心至於有過將使誰執哉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吝端不爲此言矣眞德秀曰人臣白處者所當知若君以語其臣則不可也漢高祖稱李斯善則稱君王衛尉深非之衛尉之名不著然其言足爲萬世法兩家之言當矣抑又有說焉孟子曰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成王之命君陳也周公旣歿而使代

其職以監殷頑民於下都也管蔡之亂未久成王親政亦未久安反側銷奸慝用恩用威與常事異其時勢必有當如是措置者而成王有此言也蓋自恐其德之未洽於天下也而豈謂易地皆然哉是又不得據君陳以非鞏矣

人臣之細行也。若既有是心，而於有司以執事之
 失，而歸罪於君，則不為忠。不為忠，則其言不聽。其言
 不聽，則其言不達。其言不達，則其言不聞。其言不聞，
 則其言不效。其言不效，則其言不立。其言不立，則
 其言不傳。其言不傳，則其言不遠。其言不遠，則其
 言不達。其言不達，則其言不聞。其言不聞，則其言
 不效。其言不效，則其言不立。其言不立，則其言不
 傳。其言不傳，則其言不遠。其言不遠，則其言不達。

與孫司封書

運使司封閣下。竊聞儂智高未反時。已奪邕邑地而有之。爲吏者不能禦。因不以告。皇祐三年。邕有白氣起。延申江水橫溢。司戶孔宗旦以爲兵象。策智高必反。以書告其將陳拱。拱不聽。宗旦言不已。拱怒。詆之曰。司戶狂耶。四年。智高出橫山。畧其寨人。因其倉庫而大賑之。宗旦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拱又不從。凡宗旦之于拱。以書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數度。拱終不可得意。卽載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吾親毋爲與死。此旣行之。二日。智

高果反城中皆應之宗旦猶力守南門為書召鄰兵欲拒之城亡智高得宗旦喜用之宗旦怒曰賊汝今立死吾豈可汙邪罵不絕口智高度終不可下乃殺之當其初使宗旦言不廢則邕之禍必不發發而吾有以待之則必無事使獨有此一善固不可不旌況其死節堂堂如是而其事未白於天下比見朝廷所寵贈南兵以來仗節死難之臣宗旦乃獨不與此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邪使宗旦初無一言但賊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無賞蓋先事以為滿全城而保民者宜責之陳拱非宗旦

事也。今猥令與陳拱同戮。既遺其言。又負其節。爲天下者。賞善而罰惡。爲君子者。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豈當如是邪。凡南方之事。卒至於破十餘州。覆軍殺將。喪元元之命。竭山海之材者。非其變發于隱伏而起于倉卒也。內外上下有職事者。初莫不知。或隱而不言。或忽而不備。苟且偷託。以至于不可禦耳。有一人先能言者。又爲世所侵蔽。令與罪人同罰。則天下之事。其誰復言邪。聞宗旦非獨以書告陳拱。當時爲使者于廣東西者。宗旦皆歷告之。今彼既不能用。懼重爲已累。必不肯復言。宗旦嘗告我也。爲天

下者使萬事已理天下已安猶須力開言者之路以防未
至之患況天下之事其可憂者甚衆而當世之患莫大于
人不能言與不肯言而甚者或不敢言也則宗旦之事豈
可不汲汲載之天下視聽發揚褒大其人以驚動當世耶
宗旦喜學易所爲注有可采者家不能有書而人或質問
以易則貫穿馳騁至數十家皆能言其意事祖母盡心貧
幾不能自存好議論喜功名輦嘗與之接故頗知之則其
所立亦非一時偶然發也世多非其在京東時不能自重
至爲世所指目此固一眚今其所立亦可贖矣輦初聞其